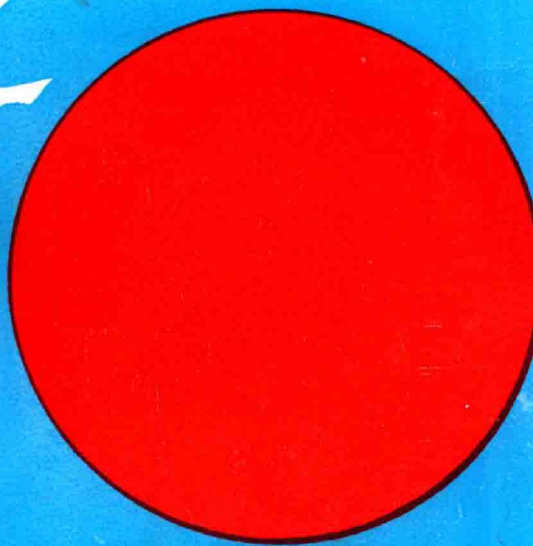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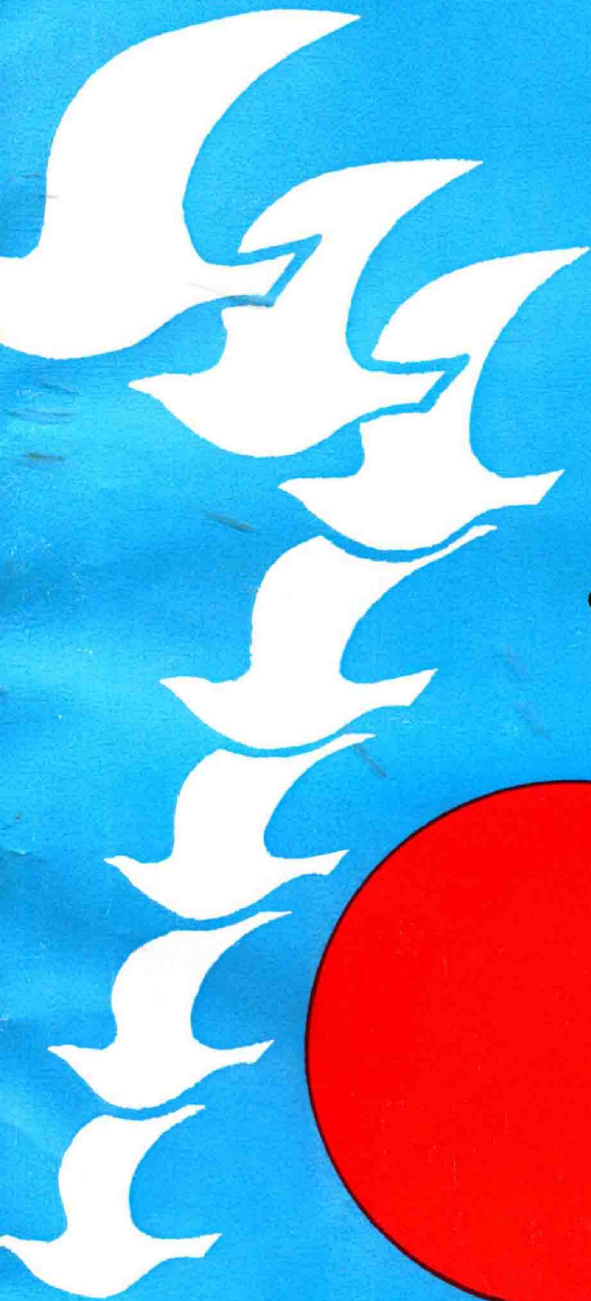


党的光辉



党的光辉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征文专辑

1991. 7

中共番禺县委宣传部
番禺县文化局
番禺县文化馆
番禺县文艺工作者联合会

序 言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我县举办了“党的光辉”征文评奖活动。这次征文获得广大业余文艺作者的支持，来稿一百五十多篇。我们评出了获奖作品二十五篇，并把二十九个作者共三十三篇作品编成这本小集子。这是我县广大业余作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而献上的一份礼物，是一束美化我们生活的色彩斑斓的花朵。

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从这本小集子里，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笔触，感知到我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胜利前进的足音。并由此而激发建设家乡，创造未来的社会主义豪情。这批作品里，有为家乡新貌抒情的《水乡变奏曲》、《洛溪大桥放歌》、《水巷那边静悄悄》；有表现共产党员在新时期发挥模范作用的《选举》、《夜，静悄悄》、《再见彩虹》、《巾帼不让须眉》、《春风催开桃李花》、《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有反映从国营、集体、个体

在经济建设中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长路上，深深的足印》、《璀璨绚丽的美景，文明富裕的道路》、《一幅盛夏飘雪图》、《南沙六月荔枝红》；有讴歌我们党光辉历史传统的《为了永恒的纪念》、《忠魂萦绕植地庄》、《啊，七十年》……这些作品把握住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美好生活的主旋律，又以清新且浓淡相宜的乡土情意结构成艺术形象，给人以亲切、振奋的感受，让人们获得一个中心主题：党的光辉照亮了人民群众前进的道路。

文学艺术的创造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就应该创作更多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努力反映中华民族为改变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成果辉煌的创业生活；我们要进一步开学术研讨的风气，进一步贴近生活，更深刻地利用文艺作品反映不断变化的人的精神面貌，在我县丰厚的传统文艺宝库中增添更多闪烁思想光辉的文学艺术形象。

李伟明

目 录

序言 李伟明

小 说

选举	黄四根	1
云吞党费	符中杰	5
故乡的黄土地	冯静之	8
眷恋	陈天柱	10
拾稻穗	黄四根	14
夜，静悄悄	黄伟文	16
再见故乡	杜碧雨	18
奉献	区卓生	21

散 文

水巷那边静悄悄	赵世莹	24
万顷沙	陈嘉顺	26
再见彩虹	潘 瑜	30
水乡变奏曲	曾丽琼	33
一幅盛夏飘雪图	布国明	36
心中那红线	潘志超	38
又见秋阳	冯在满	39
洛溪大桥放歌	林燕南	41

通讯、报告文学

长路上，深深的足印	谢权治 梁耀斌	44
-----------	---------	----

南沙六月荔枝红		
——记一位默默耕耘的创业者	黎应榆	53
巾帼不逊须眉	雷艳霞	58
春风催开桃李花		
——记全国优秀教师冼桂华	司徒文	62
璀灿绚丽的美景 文明富裕的道路		
——洛溪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散记		
	廖榕基	66
为了永恒的纪念	王立松	69
他是我们的“主心骨”		
——记优秀共产党员卢锡泉二、三事		
	郭锐楠	73
尽心竭力为民办实事		
——市桥沙墟二农业管理区党支部纪事之一		
	何婉桢	74

诗 歌

收获	谢权治	梁耀斌	65
啊，七十年		谢权治	76
焦裕禄		黎 轩	77
忠魂萦绕植地庄		赖玉琪	78
向您献上一束心灵的康乃馨		陈文渊	79
弄潮儿		黎明兴	85

曲 艺

南台行		朱 甜	81
党旗指航向		符中杰	82
海峡难隔骨肉情		朱杵添	83

选举

黄四根

选举新一届村长的村民大会立即就要开始了。村中央的晒谷场上早已围拢了一堆堆正在猜测争辩的人群。由于这是关乎村里今后发展前景的大事，并且本次选举采用严格、民主的新方式，为确保结果的公正和能代表民意，连外出的村民也唤回来了，一切都显得比以往郑重其事。

不用问，此刻人们的议论准是在玉林叔和金元这两位候选人谁能当选的事情上。

“玉林兄弟自六十年代担任大队长至今，几十年未动摇过。环望各村，能找出第二个来？”“不说别的，就凭他办事公道、不谋私利这一层，他继续坐这位子，也在理上。”年老的村民胸有成竹地说。

“金元哥参军四年，在部队上立过功、受过奖，见过世面，又年轻，有文化，办事有魄力，他当领头人，准能让我们村兴旺发达。”青年人不甘示弱，涨红脸抢声说。

“玉林叔稳重、踏实，这样的人当家，才让人放心。——金元呢，活动能力是有的，可毕竟涉世尚浅，挑这副重担，肩膀还嫩哪。”中年的村民吐着烟圈，缓缓的一字一顿地说。

……

尽管青年人不服气，只是人少势单，驳不过众人。很明显，选举的天平朝玉林叔这端倾斜。

其实，最不平衡的还是玉林叔的内心。这几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全村几百号人的吃喝睡行、离合纠纷等样大小事情耗着心血，日渐趋老。特别是近年来，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作多元化，使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渐渐应付不

过来了。尽管他抱着更大的热情，可工作上力不从心，常为村里头没有多大起色而深受困扰。乡亲们没抱怨他半句，依然象以往般尊重他、信任他，这令他更内疚。很早以前，他就做着卸担挑的准备。当初送金元参军，复员后又安排他抓修配厂，目的是培养他接自己的班。按他的愿望，振作精神再干上两年，他就坚决退下来，让金元放开手脚闯个名堂。可眼下选举，又使他的思想乱了套套。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么意味着金元起码再等上四年，如果选不上，自己又未到退休年龄……。这段日子，他的思想常处于交战状态，一会儿理智责骂自己太自私，一会儿本能又告诉他理直气壮参加竞选。

怀着这难言的心情，玉林叔慢慢步入会场。顿时，吱吱喳喳的声音停下来。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金元和他那帮支持者都站起来，忙着向他招呼问好让座。这情景，让玉林叔好一阵欣慰感动。

大会开始，先由金元发表竞选演说。

金元几步跨到桌前，高大的身躯稍向前倾，炯炯的眼睛威武地注视着坐在地下的村民，一头黑发向上卷曲着。他声音宏亮，条理清楚地汇报了过去三年多在修配厂的工作情况。当谈到修配厂的经济管理时，他的声音变得激动起来：

“有人问，这几年修配厂的活儿忙不过来，赚的利润可不少吧，怎么连个角儿也没摸到？还有人纠缠着拿它几万块分下去，让各家都富他一回。更有人暗里猜疑这钱是不是流在我的户头上。借此机会，我向各位乡亲说个明白：钱，一分一毫都在帐上清清楚楚记着。这钱，现在是一个子儿也不动，积累下来，再向银行贷点款，发展轧钢、服装等企业，让村里的事业稳定、持续发展。我还想，即使将来这些厂子赚钱了，首先还是派上改善农田运输、教育、医疗、养老福利等

大家得益的事上。我们可不能光想尝到眼前的些许甜头，还得为子孙后代的光景着想哪！……”

金元这番激越的说话，震动了全场。年轻人兴奋不已，起劲拍掌。年长的则惊诧不已。谁也没料到，这个在许多人眼里还是毛头毛脑的小伙子竟这般有主见、有心计、有远识。人们不由得认真打量起面前这位唇边长出绒毛不久，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服的金元，越看越看出他的精明干练来：掂量着他的话儿，竟从中掂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想到让这有冲劲、有头脑的小伙子领着闯一番，兴许真的能创出一番红红火火的天地。不知不觉，内心上选举的砝码悄悄移向金元这端。

金元说话的当儿，玉林叔一动不动，两眼不眨地凝望着，用心地听着。感情在心底翻腾奔涌。他欣慰的是，当年自己宁可得罪兄弟把亲侄儿撇下而极力推荐金元参军，金元也没辜负他的期望，在部队立功受奖入党，复员后进进了修配厂不长的时间，把一个半死不活的烂摊子搞得生气勃勃。他激动的是，如果金元的规划得以实施，用不了多少年，村上就会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试想，自己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愿望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玉林叔缓缓地站起来，和蔼善良的眼睛巡视着下面一张张熟悉的充满期待的脸孔，开了腔：“乡亲们，要说这几十年来，我领大伙儿办了那些事，最清楚不过的莫若你们。最近的日子，我常想，快六十岁的老头儿，能干的日子还有多长呢。咬咬牙熬上两年，——两年的日子眨眼就过去了。而那时，争到镇上为农村干部转吃统销粮，每月拿生活费的一份子，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那怕在这两年里，只是挂个名份，做个幌子也是好的。我这辈子，只动过这么一次私念，算不得过份吧？……”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静静地听得动容。带点凉意的话语一下子勾起人们疏远了的记忆、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落实责任制……各个历史时期，玉林叔好象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吭吭哧哧，拖着村上这驾破车，在坎坷的路上颠簸摇晃着前进的艰难情景。念及他对众乡亲的种种好处来，感激的情绪油然而生。人可不能忘旧啊。这样一位深得大家敬重的仁厚的长者当大家长，还费那门心思选来选去呢。

人们深情地注视着玉林叔。风霜已染白了他的头发，岁月也在他的额上镌刻上深深的印记。这是一个一生无儿无女，把所有的乡亲当成兄弟、子侄的慈祥的老人。

忽然，玉林叔的声音变得颤栗起来：“想想看呀！一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他任上没能令乡亲过上红火的日子。在大伙轰轰烈烈地劳动致富时，却满肠子小九九，要拖大伙的后腿、作磕脚石，他对得起一直信赖他、拥护他的乡亲吗？他、他还配当他们的领头人吗？我……我……愧对乡亲呵。……我虽然老了，但还不到老糊涂的时候。要退，就要退得彻底，别碍手碍脚的，不做那茅坑里的石头”。

说到这儿，他用力拍打着胸脯，转而笑呵呵了：“你们看，我这身骨头还硬朗，还能劳动，还能自己养活自己，再说以后的日子红火了，乡亲们会不看我这个老头吗？”

“金元这孩子，思想端正，作风端正，有文化，头脑活跃，办事有魄力，又能吃苦。让他挂帅掌旗，我们一百个放心。乡亲们，我说的没错吧？”

玉林叔掉过头来，对金元说：“金元，大胆地干吧！我们全体村民支持你。”

晒谷场上爆发起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一半给玉林叔，一半是给金元的。

云吞党费

符中杰

“食云吞嘞！”

乡间小店，人头涌涌，掌勺的八婶眼睛不离街上，吆喝不断，招徕食客。

热腾腾的蒸气从滚开的锅中荡出店门，飘散到河涌，和着水乡雾气，香味诱人。

八婶不是水乡女。满街贴大字报那年月，她才来到这沙田小镇，一不会耕，二不晓渔，八叔留家“监护”。那时日子艰难得不敢回想。

辣椒老时辣，甘蔗年尾甜。八婶近年傍着村口大榕树，开了个水棚，专营云吞水饺。云吞薄薄面皮带旦香，鲜甜馅料，虾仁瘦肉粒全是真材实料，似足大城小吃风味。八叔和虾女也如六月水勺，没时闲。

“阿八，通煤炉！”八

婶手里摆弄一叠碗，口中指派着八叔，乌黑的齐耳短发左右拨撩，十足的老板娘。八叔素不当家，八婶掌柜，理所

当然。

这天，又见一老一少大大咧咧地跨入门槛。“哟，张老张少”，八婶忙不迭地招呼：“快坐好，云吞即上。”被叫作张老的约莫五十出头，黑黄瘦脸。张少二十左右，光滑头发小白脸旦，一看就知是父子俩。老少刚坐定，八婶一旋身，两碗香喷喷、热腾腾的云吞已端摆在桌面了。

张老张少，来头不小。

据那老的一次酒后真言，说当年熬了九个通宵，连批倒九个“走资派”，才成了那时的“新鲜血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现时虽名不带个“长”字，只管街坊市场，但乡间仍不时有些老者恭谨地称他一声“张党

员”哩。曾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菜贩小子，当面叫了他一声“衰张”，即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罚款十元，名堂叫“侮辱金”。其实，镇上叫他“衰张”、“沙尘张”者，大有人在，可谁也不当面自讨没趣罢了。而他这个“农转非”的宝贝儿子，子承父荫，溜溜达达，十足少爷。“张少”大名则是人前人后，直呼可也。

没等到八婶招呼到几个顾客，这一老一少，叭叭哒哒，满碗云吞都入了肚，完了用手把油光水滑的嘴巴一抹，老的照例从屁股口袋里一摸，掏出两元人民币，走到虾女面前一伸道：“找数。”

这头钱未落台面，那头八婶已到了台边，迎面笑道：“小意思，八婶请的。”

“多谢嘞。”给钱的照旧搭讪着，老少一前一后出了店门。

开店以来，几乎每日一

次，如此循环。

云吞两碗，算不上贪污受贿，也扯不上腐化堕落吧，这个费那个费，照纳不误，只要生意顺畅，再请几碗，何足挂齿！八婶八叔心甘情愿。地段是张家管辖，都不给脸，双方来个“铁面无私”，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麻烦！

奇怪的是，张家父子，竟有两个星期不来店里开“早餐”了。

又过了一天，小店收市时，一个大眼睛的年轻姑娘跨进店门，冲着八婶甜甜一笑，说了声：“我是镇党委办公室的”，跟着塞给八婶一个报纸小包，“这是老张赔退您的云吞款，你清点一下。”八婶惊诧得张着口，一句话也说不出，眼瞪瞪地看着大眼睛姑娘数着钱，又眼瞪瞪地看着姑娘笑着离去。

当晚可不得了，八叔家哄动得象“沙湾出色”一

样，亲戚朋友闻风而来，七嘴八舌，吱吱喳喳，都是围绕着一个深奥难懂的问题：白食云吞，一个“愿”请，一个愿食。究竟是哪一个去告了状，“整蛊”张家父子呢？是仗义执言，明查暗访，是公报私仇、新赃旧帐？还是……

更阑人散，水乡夜静，沙田旷野依然低回隐隐细语，悄悄人声。

凌晨一早，雾气刚退，上班时分，八婶一脚就踏进了镇党委办公室。

“李书记”，八婶心急口快，面陈直禀，“这二百多元，我绝对不能收。”她递上报纸包，“原款交还，千万不要再给我了。”

李书记一头雾水。办公桌旁一女同志答道：“八婶，这是多食多占退赔款，有根有据嘛，怎么不收呢？”她就是送钱到店的大眼睛姑娘。

党委书记才明白是那回

事。他解释着：“这次整党揭出此事，党委应该矫正。”他一指大眼睛姑娘，“她就是监察委员小黄。”

天哪，八婶才知道，党竟然还要整的，党还得有人来监察，竟然由一个大姑娘来监察着，连“袁张”父子也被监察到了，真厉害！

任由八婶说好说歹，怎么也说过这个大眼睛小黄。八婶一闪念：听说有“党费”这个名堂，这钱是整党省下来的，我就交了作党费，也算用在正经事儿上。打定主意，八婶理直气壮地嚷道：“请收回这钱，就当是我八婶交的党费！”话未落音，惹得办公室其他同志都笑了起来。李书记说：“八婶，不是党员不用交党费。”八婶毫不示弱，一字一板说：“我要交，多些党费，好用在来监察那些不守规矩的党员！”

八婶纵然条条道理，终

（下转第20页）

故乡的 黄土地

冯静之

故乡的黄土地常常闯进我的梦里。岁月如流，我总无法忘记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记得离乡别土那一天，春寒料峭，天上飘着灰色的云，地上刮着冰冷的风，我要到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去拼搏一番。年迈的母亲没有阻拦，只是用疑惑的目光久久地审视着我，仿若我是陌路人。

“那几块瘦田让别人耕种吧，你辛辛苦苦几十年，也没见日子好起来。”

“你安心走，我的根在这里……”

母亲的喉咙哽咽住了。时下乡里的青年男女都离乡外出，入城做工，有的甚至全家弃农经商，让土地荒芜。母亲含着泪水送我出村

子，送我走过那几块巴掌般大小的瘦田。

我没有食言，不久便兴高采烈地回归山乡，从田里把母亲接走。母亲却过不惯城市的清闲生活，每当红日西坠，便倚门眺望遥远的家乡，念叨着那几块瘦田，切不断悠悠的乡情。不到一星期，母亲经不住乡情的熬煎，急急回到山乡，去侍弄那贫瘠的黄土地。

一封拍打着黑色翅膀的电报，带着不幸飞临我的身边：母亲病危！

第二天，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乡。大都市新潮的生活，几乎使我忘记了沉寂的山乡，忘记了一度耕耘过的黄土地。青青的山岭，绿绿的池塘，黄黄的土地，重新勾起我的记忆，勾起我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弯弯曲曲的小路，牵着游子之魂。田头，再也见不到母亲被岁月压弯的身影了。那年母亲在这里为我送行，而今我又回到这里，该有多少感慨！田

里，插下的禾苗开始转青了，一行行，整整齐齐，那一定是母亲的杰作。近小沟的那块田，似被洪水抹过，稻根下铺着一层厚厚的白沙，小田基被冲开的缺口，又被重新堵上。看着一块块砌叠得很好的基石，我仿佛瞧见母亲披着雨衣，冒着风雨，挑着沉重的石块，步履维艰……

走进家门，邻屋大娘告诉我，母亲怕几块小田被洪水冲走，连夜补堤护基，结果累坏了身体。

母亲一见我，笑容粲然屏放：“青儿，看过田了吗？我实行科学管理了。”我还来不及细细欣赏母亲脸上少见的欢欣，忽然她的眼光变得茫然了：“青儿，我问你。”

“妈，问吧。”

“七五年那阵，我到乡里要救济粮，那时你有没有离开我？”

“没。”

“也是那年，我开了队里多年丢荒的瘦地，工作队硬是给我戴上帽子，那时你有没有离开我？”

“没。”

“现在有机会改改这穷面貌了，但你却走了……不愿挑这担子。”

我几乎跪在母亲的脚下，等待她的宽恕。

母亲干瘦的脸上，嵌着一条条皱纹，那是一行行充满艰辛的诗句。她象只永不脱轭的老黄牛，不辞劳苦，耕耘世代赖以生存的黄土地，毫无怨言。

离乡几载，闯荡几番，我得到了什么呢？为什么不留在母亲身边一起……呵，故乡的黄土地！



眷恋

陈天柱



沙田的清晨，薄薄的雾霭，象仙女抛下了一条乳白色的纱巾，网盖住大地。蕉园、蕉林、稻田、河涌，变成一片朦胧的淡青色。天幕上，挂着一勾西斜月牙和几颗寂寥的晓星。

通向北围头的基路上，走着一位身穿笔挺黑色西装，打着暗红色的领带，年约三十五六的男子。怕是脚下太滑吧，他手提皮鞋，裤管高卷，赤足踏着潮湿泥土，一步一眺望，象寻找什么。

北围头到了，他停了脚步。不会错，这就是昔日的围仔，不同的是，围内一片青翠葱茏。他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欢慰。

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前，他是这里的下放知青，参加了这个围仔的围垦。

雾霭在逐渐地扩散。海潮退了，裸露出大片肥沃的滩涂。滩涂中有一个凸起长着芦苇的小土丘。骤然间，他两眼紧紧盯住了它，脸色变得纸一样的苍白。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象潮水般奔腾着涌上他的心头。

那是一个寒冬的傍晚。阿根和他在沙仔钊起了满满一艇泥块。冬日有朝无晚，天色很快黯淡下来，湍急的沥水在迅速地涨潮。小艇的船舷只露出二三寸，阿根奋力地荡起桨，他也用力挥着木橈，艰难地驶往沥心。

突然起了急风，滔滔的沥水，哇哇地翻起了白头浪。还来不及扔掉泥块，一个大浪打过来，小艇挣扎几下，覆没了。在刺骨的沥水里，刚学会游泳的他拼命地挣扎，几次浮沉，连连呛了几口水。“根哥，救我！”他高声呼喊。阿根

奋力向他游过来，推给他一块艇板，护着他，向岸边游去、游去……又一个大浪扑过来，阿根的手松脱了。

风浪的沥心沸腾了，十多艘机船，打着探灯，交叉来回搜索着。“阿根——”的呼叫声，盖过了风浪的喧嚣。阿根，你在哪里？

天明了，潮退了。奔忙了一夜，喊得声嘶力竭的人们，在滩涂一个小土丘上找到了阿根。他双手紧紧抠住泥土，象奋力向上攀登，又象有水怪硬把他向外拖，他死死不肯离开这块土地一样。

阿根年轻的妻子秀英，抱着年幼的明仔，哭得几次昏过去。“爸爸——”明仔声声沙哑的呼唤，似千把剑在穿他的心。

第二年的晚造禾刚刚收割完，他扛着笨重的禾桶，踏着夕阳的余辉，走进秀英家的院子。秀英迎上来帮他卸下。阿根是独子，走后扔下老的嫩的，但凡有粗重的农活，他总是揽去做的。

“志刚，你的裤子补好了。”

针步缝得细细密密。“秀英，又麻烦你了！”他感激地望着她。

“还可以帮我处理一下这份总结吗？天转凉了，今晚我得赶起明仔的毛衣。”

他提起了笔，放下，又提起……

“你有心事？”细心的秀英停了织针。

怎么说呢！他今天接到了通知，在香港的伯父申请他去港的事被批下来了。以往，这事他日夜期待，可现在却犹豫极了。大队支书大洪对他说过：“出去闯闯也好。秀英一家，有我们大家照顾，你放心去吧。”但现在……

“放心去吧，我撑得起这个家。出去好好干，建基立